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两晋历史演义

(五)

〔民国〕蔡东藩撰

目摇摇录

第六十三回	摇	海西公遭诬被废 昆仑婢产子承基	员
第六十四回	摇	谒崇陵桓温见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员
第六十五回	摇	失姑臧凉主作降虏 守襄阳朱母筑斜城	员
第六十六回	摇	救孤城谢玄却秦军 违众议苻坚窥晋室	员
第六十七回	摇	山墅赌弈寇来不惊 淝水交锋兵多易败	员
第六十八回	摇	结丁零再兴燕祚 索邺城申表秦廷	员
第六十九回	摇	据渭北后秦独立 入阿房西燕称尊	员
第七十回	摇	堕虏谋晋将逾绝涧 应童谣秦主缢新城	员
第七十一回	摇	用僧言吕光还兵 依逆谋段随弑主	员
第七十二回	摇	谋刺未成秦后死节 失营被获毛氏捐躯	员
第七十三回	摇	拓跋珪创兴后魏 慕容垂讨灭丁零	员

第七十四回	智姚萇旋师惊噩梦 勇翟璠斩将扫孱宗	勇固
第七十五回	失都城西燕被灭 压山寨北魏争雄	勇怨
第七十六回	子逼母燕太后自尽 弟陵兄晋道子专权	勇苑
第七十七回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张贵人逞凶弑孝武	勇远
第七十八回	迫诛奸称戈犯北阙 僭称尊遣将伐西秦	勇源
第七十九回	吕氏肆虐凉土分崩 燕祚浸衰魏兵深入	勇猿
第八十回	拓跋珪转败为胜 慕容宝因怯出奔	勇象
第八十一回	攻旧都逆子忘天理 陷中山娇女作人奴	勇怨

第六十三回 海西公遭诬被废 昆仑婢产子承基

摇摇却说桓温得专晋政，威权无比。他本来是目无君相，窥觐非分，尝卧对亲僚道：“为尔寂寂，恐将为文景所笑！”嗣又推枕起座道：“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又尝经过王敦墓，慨望太息道：“可人！可人！”先是有人以王敦相比，温甚不平，至此反慨慕王敦，意图叛逆。会有远方女尼，前来见温。温见她道骨珊珊，料非常人，乃留居别室。尼在室中洗澡，温从门隙窥视，见尼裸身入水，先自用刀破腹，继断两足，温大加惊异。既而尼开门出来，完好如常，且已知温偷视己浴，竟问温道：“公可窥见否？”温料不可讳，便问主何吉凶？尼答云：“公若作天子，亦将如是！”温不禁色变，尼即别去。术士杜灵，能知人贵贱，温令言自己禄秩，灵微笑道：“明公勋格宇宙，位极人臣。”温默然不答。

他本欲立功河朔，收集时望，然后还受九锡。自枋头败归，声名一挫，及既克寿春，因语参军郗超道：“此次战胜，能雪前耻否？”超答言尚未。既而超就温宿，夜半语温道：“明公当天下重任，年垂六十，尚未建立大功，如何镇愜民望！”温乃向超求计，超说道：“明公不为伊、霍盛举，恐终不能宣威四海，压服兆民。”温皱眉道：“此事将从何说起？”超附耳道：“这般这般，便不患无词了。”温点首称善，方才安寝。越日，便造出一种谣言，流播民间，但说帝奕素有痠疾，不能御女，嬖人米灵宝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田氏、孟氏，私生三男，将建立太子，潜移皇基云云。看官试想！这种暧昧的情词，从何证实？明明是无可指，就把那床第虚谈，架诬帝奕，这真所谓欲加之

罪,何患无词呢。

温既将此语传出,遂自广陵诣建康,奏白太后褚氏,请将帝奕废去,改立丞相会稽王昱,并将废立命令,拟就草稿,一并呈入。适褚太后在佛屋烧香,由内侍入启云:“外有急奏。”太后出至门前,已有人持入奏章,捧呈太后。太后倚户展阅,看了数行,便怅然道:“我原疑有此事。”说着,又另阅令草,才经一半,即索笔写入道:“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歿,心焉如割。”写毕,便交与内侍,飭令送还。温在外面待着,但恐太后不允,颇有忧容。及内侍颁还令草,无甚驳议,始改忧为喜。越日,温至朝堂,召集百官,取示令草,决议废立。百官都震栗失色,莫敢抗议;只是两晋相传,并没有废立故事,此次忽倡此议,欲要援证典章,苦无成制,百官都面面相觑,无从悬定。就是温亦仓皇失措,不知所为。独尚书仆射王彪之,毅然语温道:“公阿衡皇家,当参酌古今,何不追法先代?”温喜语道:“王仆射确是多能,就烦裁定便了。”彪之即命取汉《霍光传》援古定制,须臾即成,乃朝服立阶,神采自若。然后将太后命令,宣示朝堂道:

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琊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予。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歿,心焉如割。社稷大计,义不获已。

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体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虚,神契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归,为日已久,宜从天人之心,以统皇极。飭有司明依旧典,以时施行。此令。

总计帝奕在位六年,无甚失德,不过奕虽在位,好似傀儡一般,内有会稽王昱,外有大司马温,把持国政。他尝自虑失位,召术士扈谦筮《易》。卦象既成,谦据实答道:“晋室方如磐石,陛下未免出宫。”至是竟如廉言。温使散骑侍郎刘享,收帝玺绶,逼奕出宫。时值仲秋,天气尚暖,奕但着白帽单衣,步下西堂,乘犊车出神兽门,群臣相率拜辞,莫不唏嘘。侍御史殿中监,领兵百人,送奕至东海第中。一面具备法驾,由温率同百官,至会稽邸第,迎会稽王昱入殿。昱戴平巾帻,单衣东向,拜受玺绶,呜咽流涕。当即入宫改着帝服,升殿受朝,即改太和六年为咸安元年,史家称他为简文帝。温出次中堂,分兵屯卫,有诏因温有足疾,特命乘舆入朝。温欲陈述废立本意,及引见时,但见简文帝泣下数行,倒也无词可说,只好默然告退。

太宰武陵王晞,与简文帝系出同胞。简文即位,顾念本支,当然优礼相待。惟晞素好武事,又与殷浩子涓,常相往来。浩歿时,温遣人赍书往吊,涓并不答谢,为温所恨,因并及晞。新蔡王晃,系从前新蔡王腾后裔,亦与温有隙。还有广州刺史庾蕴、太宰长史庾倩、散骑常侍庾柔,皆为前车骑将军庾冰子,就是废帝奕皇后庾氏的弟兄。庾后既连带被废,降为东海王妃,温恐庾家族大宠多,阴图报复,于是想出一法,先扳倒武陵王晞,诬他父子为恶,曾与袁真同谋叛逆,因即免官归藩。简

文帝不得不从，出晞就第，罢晞子综珪等官。温又迫令新蔡王晃，诬罪自首，连及武陵王晞父子，并殷涓、庾倩、庾柔等，一同谋逆，且将太宰掾曹秀，舍人刘强，凭空加入，一古脑儿收付廷尉。御史中丞譙王恬，阴承温旨，请依律诛武陵王晞。简文帝复诏道：“悲惋惶怛，非所忍闻，应更详议。”温复自上一表，固请诛晞，语近要挟，简文帝手书给温，内有晋祚未移，愿公奉行前诏，若大运已去，请避贤路云云。温览到此诏，也不觉汗流色变，始奏废晞及三子家属，皆徙新安郡，免新蔡王晃为庶人，徙锢荊阳。殷涓、庾倩、庾柔、曹秀、刘强，一律族诛。简文帝不便再驳，勉依温议，可怜殷、庾两大族，冤冤枉枉死了若干人。庾蕴在广州任内，闻难自尽，蕴长兄前北中郎将庾希、季弟会稽王参军庾邈，及希子攸之，并逃往海陵陂泽中。独东阳太守庾友，也是蕴兄，因子妇为温从女，特邀赦免。温自是气焰益盛，擅杀东海王奕三子，及田氏、孟氏二美人。旋复奏称东海废黜，不可再临黎元，应依昌邑故事，筑第吴都。简文帝商诸褚太后，请太后下令，谓不忍废为庶人，可妥议徙封。温复奏可封海西县侯，有诏徙封奕为海西县公。废后庾氏，积忧病歿，尚追贬为海西公夫人。会吴兴太守谢安入为侍中，遥见温面，便即下拜。温惊呼道：“安石何故如此？”安答道：“君且拜前，臣难道敢揖后吗？”温明知安有意嘲讽，但素重安名，不便发作，且默记前时女尼微言，也有戒心，因即上书鸣谦，求归姑孰。诏进温为丞相，令居京师辅政。温仍然固辞，乃许他还镇。

秦王坚闻温废立，顾语群臣道：“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不知思愆自贬，遍谢百姓，反且废君逞恶，六十老人，作此举动，怎能为四海所容？古谚有云‘怒其室，作色于父’，便是桓

温的注脚呢。”

温虽然还镇，揽权如故。且留郗超为中书侍郎，名为入值宫廷，实是隐探朝事。简文帝格外拱默，尚恐温再有异图，会荧惑星逆行入太微，简文帝越觉惊惶，原来帝奕被废以前，荧惑尝守太微端门，仅逾一月，即有废立大事。此番又经星文告变，哪得不危悚异常。当下召语郗超道：“命数修短，也不遑计，但观察天文，得勿复有前日事么？”超答道：“大司马温，方思内固社稷，外恢经略，非常事只可一为，何至再作？臣愿百口相保，幸陛下勿忧！”简文帝道：“但得如此，尚有何言！”超即告退。侍中谢安，尝与左卫将军王坦之，诣超白事，超门多车马，络绎不休，待至日旰，尚未得间。坦之欲去，安密语道：“君独不能为身家性命，忍耐须臾么？”坦之乃忍气待着，直至薄暮，才得与超清谈，语毕乃别。超父愔卸职家居，偶有不适，由超请假归省，简文帝与语道：“致意尊翁，家国事乃竟如此，自愧不德，负疚良深，非一二语所能尽意。”说至此，因咏昔人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咏罢泣下，超无言可对，拜别而去。

好容易过了残年，复遣王坦之征温入辅。温复固辞，惟与坦之言及，请将海西公外徙。坦之返报，乃徙海西公至吴县西柴里。敕吴国内史刁彝，就近防卫，并遣御史顾允，监督起居，免有他变。募闻庾希、庾邈，联结故青州刺史武子沈遵，聚众海滨，掠得鱼船，夤夜突入京口城，晋陵太守卞耽猝不及防，逾城奔曲阿。于是建康震惊，内外戒严。嗣又得庾希等檄文，托称受海西公密旨，起诛首恶桓温，累得京畿一带，讹言蜂起，益相惊扰。平北参军刘爽，高平太守郗逸之、游军督护郭龙等，引兵往击。就是卞耽，亦调发县兵，并讨庾希等人。希众统是

乌合，一战即败，闭城自守。再由桓温遭到东海太守周少孙，也有锐骑数千，合力攻城，攀堞杀入。庾希兄弟子侄，以及沈遵等人，没处逃奔，遂致陆续被擒，送到建康市中，伏诛了案。一番乱事，数日即平，晋廷诸臣，入朝庆贺，又像是化日光天。哪知吉凶并至，悲喜相寻，简文帝忽然得病，医治罔效，差不多将要归天。当时皇后、太子，俱尚未立。说将起来，又须溯述源流，表明颠末。简文帝为元帝少子，生母郑氏，受封建平国夫人，咸和元年病歿。简文帝受封王爵，追号郑氏为会稽太妃，嗣位后时日尚浅，故未及追尊。惟简文帝先娶王氏，生子道生为世子，后来母子并失帝意，俱被幽废，王氏忧郁成疾，亦即去世，此外妾媵颇多，生有三男，又皆夭逝。未几道生又亡，简文帝年垂四十，迭丧诸子，未免悲悼，况膝下竟致无男，诸姬偏皆绝孕，不由得寸心焦灼，百感彷徨。会闻术士扈谦，善能卜易，因召令入筮。谦筮毕作答道：“后房中已有一女，当生二贵男，长男尤贵，当兴晋室。”简文帝乃转忧为喜，但麒麟佳种，究未识属诸谁人，适徐贵人生下一女，眉目韶秀，酷肖生母。徐氏本以秀慧见幸，既得破胎，总望她接连有娠，得产麟儿。谁料一索再索，音响寂然。简文帝却年齿日增，望子愈切，不得已访求相士，得一叔服后人，令他入视诸姬，能否生男？偏他接连摇首，无一许可。乃再将婢媵等一齐出示，仍未称善。最后看到一个织婢，身长色黑，仿佛似乡僻女子一般，不禁惊诧道：“这才算是贵相，必生灵男。”宫人听了，都葫芦大笑道：“昆仑婢要发迹了！日前的好梦，才得实验了！”简文帝叱道：“何故罗唆？”大众始不敢再言，嗣经简文帝问明底细，始知此婢姓李，名叫陵容，家世寒微，入充织坊女工。旁人因她形体壮硕，替她取一绰号，叫做昆仑婢。她尝梦见两龙枕

膝,日月入怀,便欣然称为吉兆,屡与同侪说及。同侪相率揶揄,不是说她要做皇后,就是说她要做皇娘。偏偏弄假成真,变虚为实,简文帝竟令她侍寝,一度春风,遽结珠胎,十月分娩,居然一雄。临盆以前,李氏复梦一神人,送一儿,且嘱咐道:“此儿畀汝,可取名昌明。”李氏向神接受,忽觉一阵腹痛,遂致惊醒,当下起床坐蓐,立即产出一儿,呱呱坠地。时值黎明,李氏记受神嘱,使侍媪转启简文帝,呼婴儿为“昌明”。简文帝闻报,谓既得诸神授,当然不宜更换,惟以“昌明”为字,即将“昌明”二字的寓意,取名为曜。后来简文帝猛记前事,曾见一讖文云:“晋祚尽昌明!”不觉流涕道:“天数天数,只好听天由命罢!”既而李氏又生一男一女,男名道子,后得封王专政;女长成后,至昌明嗣位,封为鄱阳长公主,这且再表。

且说简文帝寝疾经旬,渐至弥留,乃立皇子昌明为太子,并封道子为琅琊王,领会稽内史,使奉帝母郑太妃祀,又召大司马温入辅,一日一夜,连发四诏,未见温至。乃命草遗诏,使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且谓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这草诏颁将出去,被王坦之接着。坦之已迁官郎中,看了草诏,便即趋入,直抵简文帝榻前,把草诏撕作数片。简文帝瞧着,已知坦之用意,便顾语道:“天下系僥来物,卿有何嫌!”坦之道:“天下乃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得私相授受呢!”帝乃使坦之改诏道:“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坦之改就,乃持诏而出。是夕,简文帝崩,年五十有三,在位实不满一年。只因过一元旦,两个半年,算做两年。

群臣会集朝堂,未敢立嗣,互相私议,或谓须归大司马处分。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道:“天子崩,太子代立,这乃古今通例,大司马何致异言?若先面咨,恐反为所责了。”朝议乃

定，遂奉太子昌明嗣即帝位，颁诏大赦，是为孝武帝，帝年尚只十龄，褚太后以冲人践阼，并居谅暗，不如使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令照前议施行。王彪之又进言道：“这乃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恐转使万机倍滞，稽废山陵，臣等未敢奉令，谨即封还！”于是议遂不行。桓温颇望简文临终，召己禅位，否则或便居摄，不意遗诏颁到，大失所望，乃贻弟冲书道：“遗诏但使我依武侯王公故事呢。”是年十月，彭城妖人卢悚自称大道祭酒，煽惑愚民八百余家，因遣徒许龙如吴，驰入海西公门，诈传太后密诏，奉迎兴复。海西公奕，几为所惑，幸保母在旁谏阻，始却龙请。龙愤然道：“大事垂成，奈何听信儿女子言！”奕答道：“我得罪居此，幸蒙宽宥，怎敢妄动？且太后有诏，应使官属来迎，汝系何人，乃敢妄来传旨呢？”龙尚不肯行，当由奕叱令左右，上前缚龙，龙始仓皇遁去。

是时，宫廷方料理丧葬，奉安简文皇帝于高平陵，庙号太宗。葬事才毕，忽有乱徒，突入云龙门，哗称海西公还都，直达殿廷，略取武库甲仗，卫士骇愕，不知所为，亏得游击将军毛安之，闻变入云龙门，引着部曲，奋击乱党。又有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从止车门驰入，也有部众数百人，与安之并力夹击，乱党不过三四百名，哪里敌得过猛将三员，虎旅千余，顿时死的死，逃的逃，那头目也情急欲遁，被毛安之截住厮杀，不到十合，已将他打倒地上，用绳捆住。讯明姓名，便是妖贼卢悚，当即按律拟罪，伏法市曹。海西公曾拒绝乱徒，得免连坐，但经此一下，越觉小心，索性杜聪塞明，无思无虑，有时借酒消遣，有时对色陶情，时人怜他无辜遭废，为作哀歌。奕却屏去一切，得过且过，直至太元十一年冬，安然病逝，享年四十有五。小子有诗叹道：

废主由来少善终 居吴幸免海西公。
天心似为冤诬惜 不使虜王剑血红！

越年 改元宁康。大司马温 竟自姑孰入朝 都中复大起讹言 恟惧得了不得。究竟有无祸事 俟至下回说明。

桓温败绩枋头 仅得寿春之捷 何足盖愆 乃反欲仿行伊、霍 入朝废主 真咄咄怪事！从前如操懿辈 皆当功名震主之时 内遭主忌 因敢有此废立之举 不意世变愈奇 人心益险 竟有如晋之桓温者也。况帝奕在位五年 未闻失德 乃诬以暧昧 迫使出宫 温不足责 郗超之罪 可胜数乎？会稽王昱不思讨贼 居然受迎称帝 徒作涕泣之容 反长凶残之焰 朝危主辱 嗟何及乎？昆仓女入御以后 虽得生二男 然昌明道子 后来皆不获善终 且致斫丧晋祚。有子无子 同归于尽 徒庆宜男 亦何益哉？

第六十四回 摇 谒崇陵桓温见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摇摇却说孝武帝宁康元年，国乱粗定，大司马桓温，竟从姑孰入朝。朝臣重望，要算谢安、王坦之，安已迁任吏部尚书，坦之仍任侍中。都下人士，相率猜疑，群谓温无故入朝，不是来废幼主，就是来诛王谢。谢安却不以为忧，独坦之未免焦灼，偏宫廷又发出诏命，竟使安与坦之，赴新亭迎温，坦之接诏，惊得面色如土，安仍谈笑自若，且语僚属道：“晋祚存亡，在此一行。”当下启行出都，径往新亭，百官相随甚众。及与温遇，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凡位望稍崇的官员，但恐得罪，都向温遥拜，战栗失容，坦之更捏着一把冷汗，趋诣温前，几似魂灵出窍，连手版都致倒持。惟谢安从容步入，一些儿不拘形迹。温见他态度异人，自然加敬，便即起身延坐，两下坐定。安眼光如炬，已有所见，乃即语温道：“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亦何须壁后置人？”温笑答道：“恐有猝变，不得不然。”说着，即顾令左右，撤去后帐，帐后本列甲士，亦一齐麾退。安与温笑语移时，方才请温动身，同入建康。坦之呆若木鸡，一语不发，只背上的冷汗，已经湿透里衣，幸温无一语相责，始得将魂魄收回，偕行还都。他平时本与安齐名，经此一举，优劣乃分。

温入朝谒见孝武帝，讯及卢悚犯阙事，由尚书陆始，检察不严，以致贼入禁门，乃将陆始收付廷尉，按律治罪，此外没甚举动，朝臣才得少安。温寓居建康数日，安与坦之，屡往议事。忽觉凉风入室，吹开后帐，内有一榻，榻上卧着一人，安略略瞧着，便识是中书侍郎郗超，当即微笑道：“郗生可谓入幕宾

了。”超本受温密嘱，留卧帐后，窃听客谈，既被安瞧破机关，不得已起身出帐，与安相见，安讷而不虐，转使温、超两人，愧赧交并。及安等去后，温心下亦很觉忌安，但因安素孚物望，一时未便下手，只好暂从容忍，观衅后动。于是拟谒高平陵，诘旦登车，左右见他凭轼起敬，统暗暗称奇。途次复顾语道：“先帝究属有灵，汝等可得见否？”左右听着，亦不知他说何鬼话，到了陵前，温下车叩拜，且拜且语道：“臣不敢！臣不敢！”及拜毕后，还说臣不敢三字，左右俱莫名其妙。温仍驾车还寓，复问左右道：“殷涓如何形状？”左右答称涓身肥矮，温不觉失色道：“不错不错，他亦曾在先帝左侧呢。”是夕，即寒热交作，谵语不休，经医诊治，好几日才得少瘥，乃辞行还镇。

既抵姑孰，病又转剧，他还想荣膺九锡，特遣人入都请求，谢安王坦之未敢峻拒，不过逐日延挨，至温使再三催促，乃令吏部郎袁宏具草。宏有文才，援笔即就，偏谢安吹毛索瘢，屡嘱修改，遂至匝月未成。宏密问仆射王彪之，究应如何著笔，彪之道：“如卿大才，何烦修饰，这是谢尚书故意如此，彼知桓公病势日增，料必不久，所以借此迁延呢。”宏始释然。

温未得如愿，当然恚恨。适温弟江州刺史冲，过问温疾，见温病垂危，便问及王、谢二人，温喟然道：“渠等非汝所能处分，我死后熙等庸弱，所有部曲，归汝统率便了。”冲应命而出。看官听说，温有六子，长名熙，次名济，又次为韵，暨伟玄。熙闻冲面受温命，将统遗众，心中很是不服。遂与弟济谋诸叔秘，意欲杀冲。冲諗悉阴谋，不敢复入，嗣由熙等报温死耗，召冲临丧，冲即遣力士直入丧次，拘住熙济，且逐秘出外，然后举哀。已而奏徙熙济至长沙，罢黜秘官，且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晋廷追赠丞相，赐赙袞冕，予谥宣武，此外丧葬礼仪，一

依汉大将军霍光及晋太宰安平献王孚故事，即命玄袭封南郡公。玄年才五岁，冲总道他幼弱易制，可无后忧，哪知他长成后，比乃父还要凶险呢？相传玄为温庶子，生母马氏，夜坐月下，见流星坠盆水中，用瓢掬吞，因得有娠。及生玄时，有光照室，家人诧为神奇，乃取一小名，叫作灵宝。乳媪每抱玄省温，经过重门，必易人乃至，说是沉重异常，故温甚加宠爱。冲立玄为嗣，或果承温遗命，亦未可知，这且待后慢表。

且说桓温既死，有诏进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雍、江三州军事，兼扬、豫二州刺史，使镇姑孰。加右将军荆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都督荆、扬、广三州军事。豁子竟陵太守石秀，为宁远将军，兼江州刺史，使镇寻阳。或劝冲入诛王、谢，专执朝权，冲将他叱退。冲力反温政，一切生杀予夺，皆先时奏闻，然后施行，晋廷上下，始得解忧。

谢安尚恐桓冲干政，拟请褚太后临朝。褚太后为康帝后，康帝系元帝孙，与孝武帝本为叔嫂，从前简文入嗣，比褚太后辈分较长，但因她既为太后，不得以家人礼相待，故仍称为太后，且因她居住崇德宫，特尊为崇德太后。至是由谢安倡议，再请训政，群僚皆无异词，独尚书仆射王彪之抗议道：“前代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体，故可请太后临朝，但太后亦未能专断，仍须顾问大臣。今主上年逾十岁，将及冠婚，反令从嫂临朝，表示人君幼弱，这难道好光扬圣德么？”安不肯从，竟率百官奏白太后，大略说是：

王室多故，祸难仍臻，国忧始周，复丧元辅，天下惘然，若无攸济，主上虽圣明天亶，而春秋尚富，兼在谅暗，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维太后陛下，德应坤

厚 ,宣慈圣善 ,遭家多艰 ,临朝亲览 ,光大之美 ,化洽在昔 ,讴歌流咏 ,播益无外 ,虽有莘熙殷 ,任姒隆周 ,未足以喻。是以五谋克从 ,人鬼同心 ,仰望来苏 ,悬心日月。夫随时之义 ,《周易》所尚 ,宁固社稷 ,大人之任 ,伏愿陛下 ,抚综万几 ,厘和政道 ,以慰祖宗 ,以安兆庶 ,不胜喁喁待命之至 !

褚太后俯从众议 ,便即复诏道 :

王室不幸 ,仍有艰屯 ,览省启事 ,感增悲叹 ,内外诸君 ,并以主上春秋冲富 ,加以蒸蒸之慕 ,未能亲览 ,号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 ,利天下 ,亦未便有所固执。当敬从所启 ,但暗昧之阙 ,自知难免 ,望尽弼谐之道 ,献可替否 ,则国家有攸赖焉。

这诏既下 ,次日便即临朝。进王坦之为尚书令 ,谢安为仆射 ,两人同心辅政 ,终安晋室。越年令坦之出督徐、兖等州军事 ,但命谢安总掌中书。安好声律 ,虽遇期功丧服 ,不废丝竹 ,士大夫相率仿效 ,浸成风俗。坦之尝贻书苦谏 ,安不能用。安又尝与王羲之登冶城 ,慨然遐想 ,有出世志 ,羲之独规诫道 :“夏禹勤王 ,手足胼胝 ,文王旰食 ,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 ,宜思自效 ,若虚谈废务 ,浮文妨要 ,恐非当世所宜为呢。”安笑答道 :“秦用商鞅 ,二世即亡 ,岂必是清谈贻祸么 ?”未几 ,坦之病歿 ,留有遗书 ,分贻谢安桓冲 ,语不及私 ,但以国家为忧。晋廷追赠安北将军 ,赐谥曰献。坦之为故尚书令王述子 ,父子俱有重名 ,歿后不衰。

中军将军桓冲因谢安素洽时望,愿将扬州刺史兼职转让与安,自求外出。桓氏族党,莫不苦谏,冲竟出奏。有诏调冲为徐州刺史,令安领扬州刺史。宁康三年,孝武帝年已十三,册立前司徒长史王濛孙女为皇后,后即哀帝后侄女,以贵戚入选中宫,又越年正月朔日,帝行冠礼。褚太后归政,仍居崇德宫,下诏改元,号为太元元年。进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征郗愔为镇军大将军,加桓豁为征西大将军,迁桓冲为车骑将军,兼尚书仆射。此外,文武百官,各进位一等,毋庸絮述。

惟苻秦雄踞北方,尝出兵寇晋,连陷梁、益二州。梓潼太守周儻固守涪城,遣兵送母妻东下,拟由汉水趋江陵,使她避难,偏途中为秦将朱彤所获,牵至城下,迫令招儻,儻不得已出降。秦王坚素闻儻名,欲拜为尚书令,儻愀然道:“儻蒙晋室厚恩,理宜效死,只因老母见获,没奈何屈节偷生,今得母子两全,已出望外,怎敢再邀富贵呢?”遂辞不受官,坚更加器重,时常引见。儻有时箕踞坐着,谩骂不逊,甚至呼坚为氏贼,秦人无不动怒,坚独不以为意,反加优待,这也是大度包荒,非人所及。一面召冀州牧王猛入关,使为丞相,另调阳平公苻融为冀州牧。猛至长安,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辞章屡上,终不见许,乃受命就职。嗣是放黜贪庸,擢拔幽滞,督课农桑,练习军旅,官必当才,刑必当罪,国家大治,驯致富强。

会有彗星出尾箕间,长十余丈,经太微,历夏秋冬三季,光尚未灭,秦太史令张亚上言道:“尾箕二星,当燕分野,东井乃秦分野,今彗起尾箕,直扫东井,明是燕兴秦亡的预兆。十年后燕当灭秦,二十年后,代当灭燕。臣想慕容暉父子兄弟,是我仇敌,今乃布列朝廷,贵盛无比,将来必为秦患。天变已著,不可不防。”坚不肯听。嗣又接到阳平公融谏书,略称“燕据